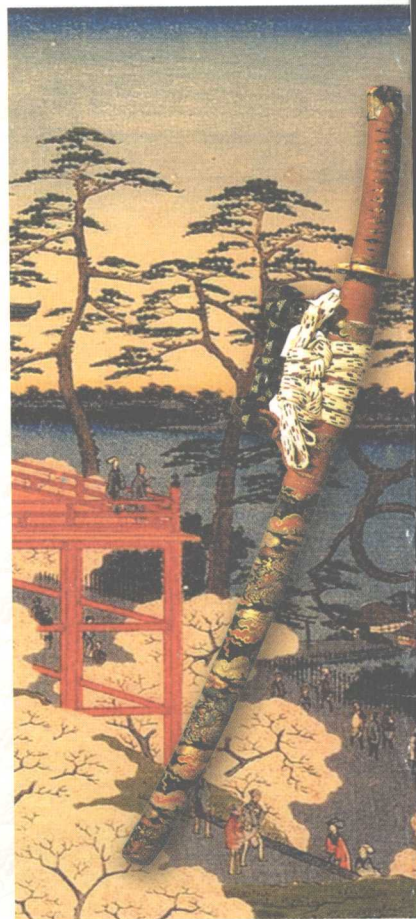


走 读 记

中国与日本之间：文学散札



东亚人文·知日文丛 主编：秦 岚

王中忱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走读记

中国与日本之间：文学散札



东亚人文·知日文丛 主编：秦 岚

王中忱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读记：中国与日本之间：文史散札 / 王中忱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2

(知日文丛)

ISBN 978-7-80211-545-3

I. 走...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5795 号

走读记

出版人：和 龔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邢艳琦

责任印制：尹 珺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总编室)

(010)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h t t p : //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146 千字

印 张：9

版 次：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顾问律师 鲁哈达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66509618

“东亚人文·知日文丛”缘起

与异国的风土、文化亲近是一件有趣的事。在一块土地上生活的时间长了，那里的风土、习惯、文化会从知识变出滋味，引你品尝它的丰富和浓郁。

说一件有关“咸菜”的小事。初到日本，正值樱花满开的四月，第二天我就随丈夫去富山长庆寺参加赏樱会。赏樱的雅致且束之高阁，却说那“美丽”的套餐最后，还上来了一碟儿咸菜。我大惑不解：中国人不会用咸菜招待客人啊。但是，黄瓜茄子白萝卜鲜润适量，碟儿又朴素别致，我愉快地接受了，那浅渍的甘爽成为我舌尖长久的记忆。那之后，我时常会收到咸菜礼物，一包一袋的，京都的千枚渍、奈良的桂瓜渍、福岛长久保的紫苏卷，甚至盛暑和年底还有外地的朋友寄一两盒来。我好奇：日本人干嘛这么迷恋咸菜？后来，我去了很多地方，走到哪里，都看得到大大小小的咸菜屋，我也学着日本人的样子，每去一个地方就买些咸菜送朋友，自称为入乡随俗。日子

长了，去日本人家做客的次数多了，我发现日本人收到咸菜，晚餐桌上就会摆出一盘来。一家人围坐着，边吃饭边聊上一阵子咸菜的话题。一家人吃着咸菜聊着咸菜，对寄咸菜的人怀着感谢之情。那份儿安恬，如口中的咸菜淡而醇，让你品味到“送送咸菜”背后自然而深厚的东西。

“送送咸菜”毕竟是小事，但道理相同。了解日本社会、日本文化、日本人的心理，都不是从书上看两眼，到日本掠一眼就可以获得的，需要生活在那个环境中咂摸的过程，需要把书本中的和个人理解的日本与身边的日本联系、认证并深化的过程，否则，你眼中、笔下的日本就很可能是“咸菜的颜色和碟子的形状”等外观的东西，而外观会不断“改观”的。

从深入了解出发的研究必将切实、深入的。研究的终极境界是文化的相互丰富、融合，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尚行走在中途，研究的明确目的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众所周知，日本从古代开始就花大气力学习中国文化，从书本学习，派留学生现地学习。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存录的汉籍就有1568部，17209卷之多，那还是公元9世纪。之后一千多年过去了，日本人一直关注中国，日积月累，日本的汉学成了全世界中国研究的重镇。一架架有关中国的研究图书，从政治制度到文化习俗到语言文学到物产甚至到游戏，为日本人了解中国铺就了条条路径。《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相当一段时间，这个岛国，居然在和中国的交锋中占尽先机，这和日本人的迅速而虚心地向西方学习有关，更和对中国的充分了解、研究分不开。

回过头来反观中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和研究,直到今天也只能说仍不尽如人意。很多重要的领域依旧留有大量的空白,误读与表面化解读、从自己方便的立场解释日本,或在误读之上厢情愿地“深入分析”等问题仍然存在。虽然1900年前后也曾经出现过留学日本的高潮,但我们留学日本,重点并不在于对近邻日本的重视和研究上,正如张之洞所说,是因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图的是多快好省曲线吸收西洋的知识,而把日本作为自己的关照对象加以认真研究的,不过数人而已。

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了很大改观。很多青年学子乘着第二次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浪潮,走出国门到日本留学。他们或学业有成,归国服务,或扎根扶桑,成为新侨。就是从这批留学生中间,涌现出了一代新学人。“东亚人文·知日文丛”的作者就属于这一代学人。他们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一是旅日时间长,多者近20年,少者也有数年以上,有丰富的现地生活经历;二是赴日前大都已经打下深厚的学术基础,学有专攻,看世界看问题各有视角;三是大都把自己研究的焦点对准日本本身。他们能够把“深入了解”的日本在重新阅读史料和思考中将细节的日本提升到深入的研究层面。日本有个说法叫“石上十年”,可以说如今他们都到了收获的季节。把他们的果实采摘到一起呈现给社会,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东亚人文”是“清华东亚文化讲座”着手编辑的系列丛书。这套丛书包括学术研究、典籍资料、文化译丛等，“知日文丛”是其中有关日本的文化随笔系列。“清华东亚文化讲座”从2004年创立起，便着力从多种角度来讨论东亚问题。伴随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发展，伴随中国的文化复兴，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新思考东亚问题，是“清华东亚文化讲座”致力探索的方向。我们深知，如何对待历史，如何面对今天，如何面向未来，这些存在于中日之间的大问题，并不是这套“知日文丛”能够解决的，我们只是期望这套丛书的编辑和出版，能够给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读者朋友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and 参考。

秦 岚

2007年5月15日

目 录
.....

小城内外

诗里故乡 /002

农事二题 /040

读书随想

“窗口”的意义 /055

为何总是他们？

——2000年中译日本散文读后随想 /059

上帝儿女的国籍

——读山崎朋子著《朝阳门外的彩虹》/061

靖国神社与国民感情的炼金术

——高桥哲哉《靖国问题》阅读札记 /070

诗配画的暴力

——上海沦陷时期一段书和人的故事 /075

冬至译《剑和禅》读后感言 /081

荐书短语（三则） /083

重读傅斯年的《东北史纲》（第一卷） /087

文学通史写作的大成和终结

——读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史》/105

略说丸山昇先生的“实证研究”

——《鲁迅·革命·历史》读后随想 /112

小说家言与知识分子的议论

——《我在暧昧的日本》读后感言 /116

初读中野重治 /124

解题与注释：加藤周一《四月的梦》/139

旧迹寻踪

漫长的跨国作家会议

——亚非作家会议史迹寻踪 /149

中国的思想变迁与日本想象 /175

满铁图书馆旧事 /181

在日本阅读法国文学

——穆木天早期文学观的一个侧面 /192

寻访涵芬楼 /209

亚东本和汪原放的标点 /213

杂记人事

《我说丁玲》读后缀语 /218

作家的生活史与文学史的交集

——从几封作家书简谈起 /222

逝者：张中行 /235

谦和的力量

——记叶子铭先生主持编注《茅盾全集》的工作 /238

夏日的回忆 /244

《徐葆耕教授学行叙录》编印缘起 /249

釜屋修先生与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一些片断的回忆与感想 /252

跨国写作之一种

——李长声和他的随笔 /256

《生命因沧桑而美丽》序 /261

细雨斜阳过客

——香港往事 /264

田野边缘的张望

——在卧云山上思考大小传统和乡村社会 /269

后 记 /276



■ 小城内 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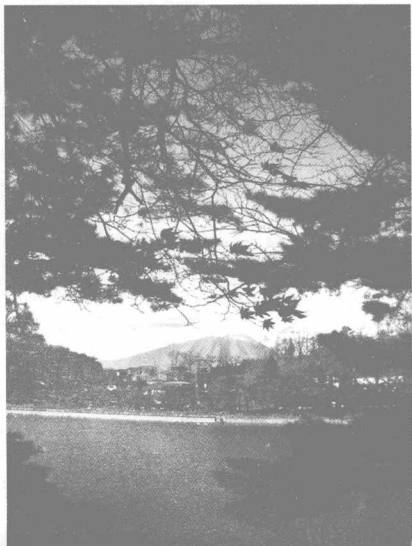
小城内外

小城内外

诗里故乡

1

1990年代中期我曾在日本东北地区的一座小城住过一段时间,向国内朋友说明小城的位置,我要说,在仙台附近,因为鲁迅,特别是他的《藤野先生》,仙台这地名在中国广为人知,我相信用这样的说法可以指示出小城的大致位置。而面对日本朋友,我自然要直接说出小城的名字,但有时竟会引来一脸茫然。于是,我要补充说明:是石川啄木的故乡。啄木是日本近代有名的短歌诗人,寄身于喧嚣的都市,却念念不忘故里的土语乡音,收在他的短歌集《一握砂》中的那首思乡之作曾经打动无数远游人的心:



故乡的口音可怀念啊 ふるさとの訛りなつかし
到车站的人群中去 停車場の人ごみの中に
为的是听那口音 そを聴きにゆ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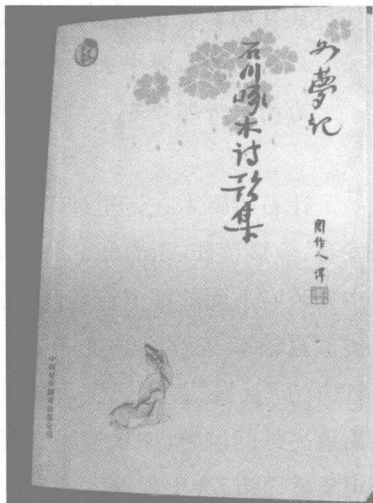
（《一握砂》第一九九首，周作人译）

让石川啄木在诗里神牵魂绕的小城名叫盛冈，如果按照日语发音，应该读作 Morioka。盛冈是日本岩手县的县城，而在日本，中央政府下面的地方行政区划，除了东京都、大阪府、北海道几个类似直辖市、区的地方之外，其他就是县，就此而言，也许应该把日语的“县城”翻译成汉语的“省城”或“省会”。当然那也可能招致另外的误解，如果按照中国省会城市动辄数百万人的规模去想象盛冈市，会出现很大偏差。盛冈市连带郊区的人口仅有二十多万，无论如何应该算是一座小城。

那时我在岩手大学工作。在日本，每个县至少有一所国立大学，岩手大学是其中之一。国立大学的地理分布，反映了日本的近代化注重整体规划的一面，但这规划也不是最初就设定了一切。岩手大学的前身，是农林高等学校和盛冈师范学校，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大学，作为基础的农学和师范教育自然成为支柱学科。当然，这些都是旧话，我到这里的时候，这所大学拥有工学、农学、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等四个学部，已经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综合性大学了。

实话实说，我最初知道岩手县盛冈市的名字，也是通过石川啄木。那时我还读不懂日文，是周作人的翻译带我接触到了啄木的作品。记得是在旧杂志上，除了啄木的诗作，还有周氏一篇不长的评介文章。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清末民初那些闯荡

过世界的人物，是我们了解国外的门和窗，尽管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早已经成了发黄的历史册页，但当时的我们却没有感到其间的岁月风霜。周作人说：啄木的短歌，是所谓生活之歌。（《啄木的短歌》，《诗》第1卷第5期，1922年5月）在今天看，这本是一句很平常的说法，不知为什么，在当时觉得耳目一新、意味深长。所以，当我有机会去诗人故乡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便是把周作人翻译的《石川啄木诗歌集》复印出来，装订成册，放进旅行箱里。而当我到达盛冈之后的第二天，早晨起来到宿舍附近的高松池散步，听到迎面走来的日本老人寒暄的招呼声，心里曾泛起特别的激动。这就是让诗人啄木刻骨思念的乡音吗？



2

高松池不是一般的池塘，而是一个占地面积不小的湖，据说最初是大大小小的沼泽，后来经人工疏浚，依形就势连成湖泊，形状自然就有些曲折，但靠近高堤这边的湖面是比较开阔的，构成了湖的主体。高堤右侧是一排粗壮高大的樱树，每到春季，开得如云如锦，城内城外的人就来“花见”。在日文脉络里“花见”的

“花”专指樱花，“花见”就是观樱。而樱花灿烂绽开之际也是花瓣离枝飘落之时，所谓盛极而衰凝于一瞬，曾引起许多古诗人感时溅泪；但现今在樱树下沐浴花雨的人们都是一脸笑容明亮。

到了晚上，便有一盏盏樱色的纸灯沿着高堤亮起，映照着花瓣一路飘洒到堤外的夜市。在小城，露天夜市一般只有节庆的日子才能摆设，这就更让人兴奋，无论买的还是卖的，其实主要都是为了赶热闹。当然，观樱季节的夜市还是比较雅静的，七月间的盂兰盆节、八月间的焰火大会就大不同了，那时候，高松池的堤内堤外以及盛冈市的市内市外都会和夏日的季节一样热烈。

但我记忆最深的还是高松池边那些平常的日子。朝霞或是落日余晖倒映湖中的时候，你在湖边漫步，登上高堤，走过护堤栏阶，便走在绕湖铺设的石子路上。转过湖心岛凸出处，可以看到几



块似乎是有意识保留下来的沼泽，若断若续，浅浅的水面上铺着木板桥，远近的水草丛里时而挺出几枝芦苇，摇摇曳曳。迎面走来的人都会打个招呼，道一声“早安”，或者说一句“晚上好”，有时搭讪多说几句，就自然成为熟人。这在东京、大阪那样的大都市是不能想象的。住在大阪的那几年，同一幢楼里的居民见面

也很少招呼,更不要说走在公园里、街道上的路人。地铁车站里人和人摩肩接踵,但人人都对周围视而不见。现在我能够记得起的只有千篇一律的面孔和整齐划一轧轧作响的脚步声。

我和妻是在湖边认识藤田老人的。每天清晨,都看到藤田老人在晨光里赶来,在高松池边的护堤栏阶处停住,就有一只长尾乌鸦欢快地飞来,落在她的近旁,藤田老人从口袋里拿出面包屑等食物给乌鸦喂食。我们走过去看,乌鸦不惊不飞,藤田老人也不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而感到陌生,我们就像熟人一样,从乌鸦说到各自的来历和见闻,然后老人就把我们介绍给她的朋友,有的已经是湖边常见的熟人,有的则说:高松池啊,平时不大去,但天鹅飞来的日子除外。

盛冈城地处北纬 40 度,和北京差不多,但因为离海较近,冬季虽然多雪,气温并不很冷,每到秋末冬初,便有天鹅从西伯利亚飞来,先是一只两只,随后就成群结队。绕城流过的北上川经冬不冻,高松池湖面则会结成薄冰,但临近湖心岛的弯曲地段总会有一片不冻的湖水,像是有意给天鹅准备的栖息之地。

天鹅给小城带来的欢乐和兴奋是难以言喻的。晚上,人们在天鹅的叫声中入梦,清晨则会被天鹅早早叫醒。而高松池边,早、午、晚都会

